

马克思辩证否定观的理论内涵与哲学批判意义

崔亚伟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2日

摘要

辩证否定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贯通存在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范畴。它既不是对既有事物的外在摧毁, 也不是抽象观念自我运动的逻辑演绎, 而是现实矛盾在实践活动中推动事物更新、转化和发展的具体机制。本文以否定性原则为线索, 考察辩证否定在辩证法理论谱系中的理论定位, 梳理其由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念转化, 并从自我否定、发展与联系、扬弃三个维度阐释其内在规定性。在此基础上, 文章论证辩证否定对抽象同一性、直观本体论的批判超越, 揭示其作为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内核的理论奠基作用。辩证否定要求在具体历史条件中把握矛盾、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推进实践, 为理解社会制度变迁、文化发展和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哲学框架。

关键词

马克思, 辩证否定, 扬弃, 唯物主义, 哲学批判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Cri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Concept of Dialectical Negation

Yawei Cui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1,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Dialectical negation is a central category within Marx's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at integrates ontology,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It is neither an external destruction of existing entities nor a logical deduction arising from the self-movement of abstract concepts; rather, it represents a concret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real-world contradictions drive the renewal, transformation, and

文章引用: 崔亚伟. 马克思辩证否定观的理论内涵与哲学批判意义[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264-271.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87

development of things within practical activities. Using the principle of negation as a threa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 of dialectical negation within the theoretical spectrum of dialectics, traces its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from Hegel’s notion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to Marx’s practical materialism—and elucidates its intrinsic natu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self-neg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connection, and sublation.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dialectical negation constitutes a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ver metaphysical abstract identity and the intuitive ontology characteristic of old materialism, revealing its role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methodolog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Dialectical negation requires grasping contradictions with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advanc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t thus provides an explanatory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lf-liberation.

Keywords

Marx, Dialectical Negation, Sublation, Pract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ical Critiq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否定问题是哲学史上最能检验一种辩证法理论深度的问题之一。任何现实存在都不是封闭不变的实体，而是在关系、矛盾和运动中形成并不断改造自身。如何理解事物的消逝、转化与新生，决定着人们是把历史看成外在偶然的断裂，还是能够在变化中发现内在的结构和方向。马克思将否定置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使否定从抽象逻辑范畴转化为理解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现实原则^[1]。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已经把否定规定为概念运动的动力，费尔巴哈则从感性对象出发批评了唯心主义。然而，前者把现实矛盾还原为理念的自我展开，后者又把对象理解为被动的、静止的直观材料，二者都未能说明现实历史中主体活动与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批判改造，将否定建立在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

本文围绕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阐明辩证否定在辩证法理论谱系中的定位，说明马克思如何完成从唯心主义逻辑到唯物主义的范式转换；其次，分析辩证否定的自我否定、发展与联系相统一以及扬弃等内在规定；最后，从思维方式、存在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揭示辩证否定的哲学批判意义。通过上述分析，旨在说明辩证否定并非简单的“否定一切”，而是以具体矛盾为根据、以现实实践为中介、以新的更高形态为指向的历史性运动。

2. 辩证否定观的理论定位

2.1. 否定性原则在辩证法理论谱系中的本体论地位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否定表示某种规定性的终止、转化或被超越。但辩证法所说的否定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逻辑否定。逻辑形式中的“非此即彼”只表明命题之间的排斥关系，不能解释一个事物为什么会在自身运动中产生新的规定。辩证否定关心的是存在本身的生成结构：一个形态在其内部矛盾推动下突破原有界限，同时把自身历史中形成的有效内容转化为新形态的构成环节。

否定性原则具有本体论地位，意味着否定不是附加在存在之上的主观评价，而是存在方式的一部分。

自然界中的物种演化、社会形态的更替、知识范式的更新，都表现为既有结构在条件变化和内在矛盾中发生重组。否定性使存在呈现出开放性、过程性和历史性，打破把对象当作永恒同一物的静态本体论。由此，研究一个对象不仅要描述它“是什么”，还要考察它在何种关系中形成、包含哪些张力以及可能向何处转化。

把否定理解为存在论原则，还要避免把一切变化都等同于进步。辩证否定有其现实条件和具体尺度，既可能表现为积极的结构更新，也可能表现为矛盾激化后的倒退和破坏。它的方向不能由抽象理念预先保证，只能在对事实、关系和实践后果的分析中加以判断。因此，辩证否定与历史具体性、条件性和人民实践紧密相连。

还要看到，否定性原则作为本体论视角也存在解释边界。它长于把握由系统内部矛盾积累而推动的长时段变迁，对于由外部突发偶然事件主导的历史转折，单纯依靠“自我否定”范畴并不能充分解释；外源性冲击可以改变演化路径，却仍要通过作用于系统内部既有矛盾结构，才会形成持久的历史效应，因此分析现实运动需要同时兼顾内在矛盾与外部偶然条件。

2.2. 从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到马克思辩证否定的概念嬗变

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把否定视为概念运动的内在动力。他反对把同一理解为排斥差异的空洞同一，指出任何规定都因其界限而包含超越自身的契机。否定之否定因而不是简单回到原点，而是通过中介和提升形成更丰富的总体。黑格尔由此揭示了矛盾、否定和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为后来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2]。

但是，在黑格尔体系中，现实关系最终被置于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下。社会历史的具体矛盾被翻译为概念的阶段性展开，人的实践成为理念实现自身的工具。这样一来，否定的现实根据被颠倒了：不是现实生活产生观念运动，而是观念运动规定现实生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了这种颠倒，强调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出发理解社会结构的变化[3]。

马克思对“否定之否定”的继承，集中体现为对发展环节和历史继承性的把握，而不是照搬一种三段式公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矛盾和转化，不能由纯粹逻辑推演得出，而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与劳动等现实关系中加以说明。否定因此获得了实践的中介：它由人们的共同活动实现，又受到制度、技术、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制约[4]。

2.3.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否定观的存在论颠倒与范式转换

马克思的关键贡献，是把辩证法的运动主体从抽象理念转向现实的物质生活。现实的人不是孤立的意识实体，而是在生产、交往和制度关系中形成的社会存在。人的实践不断改变外部世界，也改变自身的需要、能力和关系结构。否定由此成为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既具有客观制约，又包含主体能动性[5]。

这种存在论颠倒并不是把唯心主义命题机械地倒过来，而是重建理论出发点。马克思既反对把意识看成脱离现实的第一性，也反对把人降格为外部刺激的被动承受者。实践是连接物质条件与主体活动的中介，否定正是在实践中获得现实效力。改革制度、更新知识或批判文化形式，都必须以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现实需要为依据。

从范式转换看，马克思辩证否定观至少包含三重变化：其一，从观念自我运动转向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运动；其二，从封闭体系的终极完成转向开放的历史过程；其三，从解释世界的思辨逻辑转向改变世界的实践方法。否定不再是哲学家在概念中完成的动作，而是现实主体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协商、创造和制度建设实现的社会力量[6]。

3. 辩证否定的内在规定性

3.1. 自我否定的矛盾本性：否定的内在根据与必然性

辩证否定首先是自我否定，即事物由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而超越自身。这里的“自我”不是孤立实体，而是一个由多重关系构成的动态统一体。任何稳定形态都在实现自身功能的同时积累新的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会冲击既有制度安排，新的社会需要会突破旧有规范，理论解释力的提升也会暴露原有概念的盲点。矛盾使事物在保持自身的过程中孕育改变自身的力量[7]。

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事物能够无条件地凭空创造新形态。矛盾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转化为现实运动，条件包括物质技术基础、社会组织能力、利益关系和主体认识水平等。因而，辩证分析既要揭示内在必然性，也要说明必然性实现的条件和中介。脱离条件谈“必然进步”，容易把辩证法变成宿命论；忽视内在根据而只谈外部冲击，则会把发展理解为偶然拼接[8]。

自我否定还意味着发展具有主体反思维度。人能够把自身活动的后果对象化，发现制度和观念中的矛盾，并通过有意识的实践加以调整。社会改革不是等待矛盾自动爆发，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利益协调和制度试验，使潜在的否定力量转化为可控、可持续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正体现为对现实的肯定性介入和对既有形式的自我超越。

3.2. 发展环节与联系环节的统一：非连续性与连续性的辩证张力

否定作为发展环节，表现为旧形态被突破、新形态出现，具有非连续性。没有界限的突破，就没有真正的质变和结构更新。社会制度转换、科学理论革命和艺术形式创新，往往都包含对既有规范的拒绝。非连续性提醒人们不能把发展看成线性累积，必须关注临界点、转折点以及原有结构失效的时刻[9]。

否定同时又是联系环节。新形态不是从真空中产生，它以旧形态提供的物质条件、知识成果和组织经验为前提。否定把过去的有效内容重新组织到新的结构中，使历史表现为有差异的连续性。所谓“保留”，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而是改变内容的存在方式和功能位置。正因为有这种联系，发展才具有方向感和可理解性[10]。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要求在历史分析中同时把握继承和断裂。一方面，任何激进变革都必须回答资源从何而来、经验如何延续、社会成员如何适应等问题；另一方面，真正的继承不能成为维护旧结构的借口，必须通过批判和重构实现创造性转化。辩证否定提供的不是折中主义，而是一种根据矛盾性质决定继承与突破比例的方法[11]。

这一规定对认识活动同样重要。科学革命并非简单抛弃全部旧知识，而是在新的问题意识和概念框架中重释既有材料；理论创新也不是语言替换，而是改变概念之间的关系和解释范围。只有把知识看成历史实践的产物，才能既尊重事实积累，又敢于突破不再适用的范式。

3.3. 扬弃的存在论意蕴：克服与保留的双重否定结构

扬弃是辩证否定最具概括力的表达。它同时包含克服、保存和提升三个方面：克服旧形态的片面性，保存其中仍具生命力的内容，并在新的总体关系中提升其功能。扬弃不是把两个互相排斥的要素折中相加，而是以新的结构重新规定它们的意义。比如，现代制度对传统资源的继承，只有在权利关系、治理方式和公共目标发生变化时，才构成真正的扬弃[2]。

扬弃具有存在论意蕴，是因为它改变的不只是对象的外观，更是对象的存在方式。被保留的内容在新结构中获得新的关系和尺度，原有的价值可能由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原有的工具可能由支配性功能转化为服务性功能。由此，存在的同一性不再是表面属性的持续，而是经过中介和转化后的历史同一性

[12]。

扬弃还包含双重否定结构。第一次否定突破直接的、有限的形态，第二次否定则克服第一次否定可能产生的片面性，使发展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第二次否定不是回到起点，而是在更丰富的条件下重建秩序。它提醒人们，批判旧事物并不自动产生合理的新事物，变革还需要对变革本身进行反思和制度化。

在社会实践中，扬弃要求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只有破没有立，否定会陷入虚无主义；只有立而没有破，建设又可能被旧结构所束缚。有效的改革必须明确要克服的制度障碍、要继承的历史经验以及要建立的新规则，并通过试点、评估和反馈不断修正。扬弃因而是一种具有责任伦理和制度理性的实践活动。同时，扬弃所代表的“克服－保存－提升”模式，不能无条件套用于全部现实过程。在高度非线性的复杂系统中，多重矛盾并行纠缠，系统演化可能出现分叉、震荡、多重稳态，并不总是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扬弃是一种典型历史趋势，而非一切事物必须服从的先验公式，其适用需要结合具体系统特征加以限定。

4. 辩证否定观的哲学批判意义

4.1. 对抽象同一性思维方式的根本瓦解

抽象同一性把对象看成与自身完全重合、与他物彼此外在的固定实体。它把差异理解为偶然属性，把矛盾视为逻辑错误，因而只能在静态分类中描述世界，不能解释结构如何生成和转化。辩证否定揭示，同一性只有通过差异和矛盾才具有现实内容；一个事物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因为它在关系中保持并改变自身。

辩证否定也批判“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现实矛盾具有层次、阶段和条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会发生转化。否定某一方面，不等于否定全部；承认差异，也不等于放弃原则。辩证思维要求进入矛盾内部，分析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转化的边界，从而形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认识方式。

对抽象同一性的瓦解，还意味着对“永恒不变”的社会观念进行批判。任何制度和规范都有历史前提，其合理性取决于能否回应现实需要并促进人的发展。当制度形式与其社会功能发生背离时，维护形式本身就可能成为阻碍发展的力量。辩证否定要求把制度放回历史过程，在保持基本价值的同时不断调整实现价值的方式。

4.2. 对直观本体论的实践论超越

强调物质第一性，反对把世界归结为意识的产物，这一立场具有重要启蒙意义。但它往往把物理解解为静止的客体，把认识理解为对外部对象的被动反应，忽略了人的实践、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辩证否定把物质性与实践性结合起来，说明对象既独立于意识，又在人的现实活动中被加工、改变和重新规定[13]。

实践论超越首先体现在认识标准的转换。真理不是脱离历史的观念镜像，而是在实践检验、社会交往和经验修正中不断具体化的认识。否定错误观念也不是靠抽象演绎完成，而是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承担实践后果来检验。由此，辩证否定把认识活动置于开放的反馈循环中，要求理论始终接受现实的检验。

实践论超越还体现在主体观的重建。主体不是超历史的理性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和制度结构中的现实的人。主体的能动性必须以认识和利用客观条件为前提，不能用意志替代规律。与此同时，客观条件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宿命，人的有组织实践能够创造新的条件。辩证否定正是在这种限制与创造的张力中展开。

这一超越使哲学批判具有现实指向。批判不只是揭露概念矛盾，更要追问矛盾如何嵌入利益结构、

权力关系和日常生活，探讨哪些主体能够推动改变、改变需要何种组织形式以及如何防止新的异化。哲学因而从解释世界的旁观立场转向参与现实解放的实践立场。

4.3. 作为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内核的理论奠基意义

辩证否定构成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内核，核心体现为立足现实矛盾、在发展与联系中把握对象、以实践检验认识。它要求摒弃先验的终极结论，扎根具体历史条件，分清主次矛盾，抓住变革的关键，以此规避将局部经验绝对化、以抽象原则取代实证研究的误区[14]。

在制度政策分析层面，辩证否定倡导动态评估。制度在解决旧有问题的同时会衍生新的矛盾，因此不能依靠一次性判断盖棺定论，需要依托试点实践、反馈纠偏持续迭代，针对制度中不适应现实条件的部分加以调整，实现制度的自我革新。在文化领域，辩证否定为处理传统-现代关系提供方法论：既不神化传统，也不简单否定传统，立足当代实践辨析传统文化的资源与局限，通过批判继承塑造新的文化主体性，扬弃构成文化创新的内在机制。落实到学术研究 with 个体发展上，它要求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正视自身认知局限，依托问题意识重组既有知识，实现有依据、负责任的理论创新。

辩证否定最终转化为一种立足现实的思维与实践立场：拒绝将现存形式绝对化，拒斥抽象同一，反对把变化等同于无条件的进步，主张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剖析矛盾，依托实践修正认识，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推进制度建构与文化发展。对当代中国实践而言，辩证否定有助于把握改革的系统性、渐进性与突破性，坚持守正创新，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辩证否定意义上的否定性，区别于现代哲学的一般否定性范畴，它不是简单的价值拒斥，而是揭示现存事物的有限性，并将超越现存的可能性锚定在物质生产与人的现实需要之上，兼顾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人的实践选择的开放性。否定性与历史性内在统一，制度的存续与变革都根植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交往条件，历史性表征事物生成、持存、转化的完整过程[15]。同时辩证否定具备关系性，事物的属性在关系之中显现，改革不能仅做局部要素修补，还应当把握要素之间的制度关联，这也是系统性思维的重要基础。

与黑格尔概念内部的否定不同，马克思聚焦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劳动、生产-消费等关系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否定是关系张力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客观要求。但自我否定不等于机械决定论，矛盾仅提供转化的客观根据，最终走向何种结果，还受制于主体组织、制度条件与历史偶然，为实践选择保留了空间。

历史的连续性离不开社会记忆的维系，共同体依靠制度、教育、文化传承历史经验，但历史记忆也必须经过批判性阐释，防止旧经验固化为教条。扬弃的提升意味着建立新的评价尺度，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而是重构要素结构，实现整体更高的协调性与普遍性。辩证否定的批判最终指向人的解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旨在揭示资本逻辑对人的束缚，探寻解放的现实条件，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评判变革的规范性标尺。

从研究方法来看，辩证否定要求问题意识与经验材料双向互动，用事实修正预设，避免理论僵化或经验碎片化。面对技术变革、生态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它既拒绝本质主义的封闭立场，也不盲从纯粹偶然性，主张依靠实践研判趋势，保留制度调整的弹性。否定性同样提示事物存在边界，否定既源于内部冲突，也来自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失衡，而无论何种诱因，最终都要通过系统内部结构重组实现重构。现实本身是事实、趋势与可能性交织的过程总体，要完整把握现实，就需要兼顾既成事实、现实力量与被压抑的潜在方向。

马克思将否定和现实历史主体相结合，区别于黑格尔的概念主体，现实中的阶级、群体在既定社会关系内部感知矛盾、开展变革，历史否定内嵌利益与权力结构，不能简化为中性逻辑。同时马克思拒绝

历史循环论，否定之否定带来的复归只是形式上的相似，新的物质条件会改写矛盾的具体内涵，历史不会简单重演。哲学概念本身也是实践的工具，当原有概念无力解释新现实时，就需要被修正更新。

矛盾演化具备时间性，矛盾因素存在潜伏、放大的不同阶段，开展社会分析要区分积累、转折、重建的时间节奏，防止误判历史趋势。现实中否定的主体是多元的，不同群体的诉求需要经由公共讨论与制度程序协调，辩证否定不止体现冲突，也承担构建共同规则的功能。宏观社会变革离不开组织、法律、教育等中介环节，分析变革不能只关注起点终点，还需要考察力量传导与责任落实。

扬弃的保存具有批判性与选择性，传统或新生事物是否值得保留，要以人的发展、公共交往、实践效果作为评判标准。从认识论角度，扬弃要求认清理论的有效边界，把旧理论中的合理内容整合进新的解释框架，以此规避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辩证否定并不否定秩序与稳定，富有韧性的秩序恰恰拥有接纳矛盾、自我修正的能力，否定是秩序更新的内在条件，而非对立面。

主客体之间是动态相互作用的关系，客体以客观规律约束主体，主体依靠实践改造客体，辩证否定就发生在二者的互动之中，片面夸大主体意志或客观宿命都会曲解实践。研究者也需要保持反身性，意识到自身立场对研究的影响，公开论证前提，接受同行检验，推动批判走向知识的共建。

面对全球化、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辩证否定有助于剖析新旧结构交织的复杂局面，兼顾技术带来的解放潜能与异化风险，探寻包容可持续的实践方案。它也重塑了发展的评价尺度，发展不等同于数量增长，必须从更长周期、更广社会维度检验变革的综合效益。在社会利益格局层面，辩证否定揭示利益安排的历史性，主张将社会冲突转化为可协商的制度规则。同时要警惕把局部经验直接普遍化，任何试点成果都需要放到新实践中再检验。

落实到教育领域，辩证否定倡导知识传授与问题意识并重，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扬弃原则体现为生产生活方式的协同转型，淘汰落后模式的同时兼顾相关群体的权益保障。辩证否定的实践理性内含风险意识，变革会带来未知后果，因此要建立预警、评估与补偿机制，确保变革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

因此，辩证否定的实践理性包含风险意识。每一次否定都会释放新的可能，也可能带来未预见的后果。负责任的变革应当建立预警、评估和纠偏机制，允许不同方案在公开讨论中竞争，并为受影响群体提供表达和补偿渠道。把风险纳入否定过程，才能使变革真正服务于人的解放而不是制造新的支配。也要警惕将辩证否定泛化为万能推演工具的倾向。面对充满涌现效应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辩证否定提供哲学层面的矛盾分析视角，但不能替代实证科学对非线性机制的具体研究。若脱离经验现实强行套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段框架，就会陷入事后合理化的思辨误区，背离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实践的初衷。

5. 结语

马克思辩证否定观以现实矛盾和社会实践为基础，完成了对唯心主义否定观和旧直观本体论的双重超越。它把否定规定为存在自身的历史运动，揭示自我否定是发展的内在根据，说明发展环节与联系环节、非连续性与连续性必须统一于具体过程，并以扬弃概括克服、保存和提升的双重结构。由此，否定不再意味着任意破坏，而成为有条件、有方向、有中介的现实变革。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2.
- [2] 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M]. 杨一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55-63.
- [3]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18.

-
-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61-263.
 - [5]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 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39-48.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19-520.
 - [7]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9-27.
 - [8] 孙正聿. 哲学通论[M]. 北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73-181.
 - [9]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0-25.
 - [10] 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89-96.
 - [11] 高清海. 哲学的憧憬: 高清海哲学文选[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12-120.
 - [12] 王南湜.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95-103.
 - [13]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99-501.
 - [1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6-63.
 - [15] 吴晓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66-74.